妙貫堂餘譚

小引

僕既以三餘讀書而復以讀書之餘與二三知已譚此妙貫堂餘譚之所爲錄也有談史者有談經者有談詩文者有談風月者有談里巷瑣屑或稗官小說今古軼事者有述前言往行不置一喙者有間附鄙見或加評隲者酒後耳熱掀髯慨作竟日譚子弟輩從旁竊錄遂已成帙好事者轉相傳寫雙腕苦疲謀以殺青代兎頴一日呈余且慫恿之謂是詎減於晋人之麈柄乎余曰小子何知焉

古稱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言固扶世明道之一端也然先聖之論學也曰敏事慎言又曰闕疑慎餘則知脩之身矣施之事矣不見于言可也別談又言之緒餘哉餘于談得無不足于道乎子弟竦然曰敬聞教矣然不可已請并錄此語爲序遂書以付之新建裘君弘自識

妙貫堂餘譚卷一

新建裘君弘任遠甫著
弟應麟春及氏
從子日菊谷年　錄

譚史類

相天下寡欲爲先

相天下何先寡欲爲先欲不但聲色貨利即詩賦書繪及一切耳目清玩之類畧涉浮華無當實用者俱不可稍稍措意如秋水澄潭澹然無欲使人

不能窺其涯涘乃爲得也明徐溥稱孝宗朝賢相但性頗珍重古董詭者因而投之以得薦拔時有金翰林藹編脩之誚可見輔臣端愼好尚是第一件要緊事

江陵再起過眞定其守錢普無錫人能爲吳餜江陵甘之曰吾行路至此始得一飽餐語聞于是吳中善庖者召募殆盡皆得重價以歸此弇州首輔傳所載也蓋大臣一言一動承下風者趨之如鶩不特宰相凡督撫方面皆然彼未有

其意猶且揣性求顏于左右親近之人況公然形爲言乎然則薄嗜好謹言動居高位者不當如是耶

先輩虛公爲國

楊文貞公好獎進人材所薦士多踐清華如姑蘇一郡葢有三人天下可知三人爲楊尚書翥吳都憲訥陳檢討繼繼俱起家老教書得公識拔遂游通顯繼嗣與公初無一面惟於周文襄處見其詩遂薦之朝此等丰度後人便不可得可見先輩虛

公爲國眞不啻若自其口出也

薦士用人

大臣薦士與國家用人並當崇奬恬退抑遠奔競庶足收人才之效不然卽朝進一人暮進一人非甜歉取獵卽結交求援及其得志旋卽畔去甚則反戈相向矣若區區賄選者又不足言也何喬新與彭華論用人書有曰平居旣徇利以進身多事肯捐軀以報國乎又曰大抵剛介寡合者君子也柔媚易親者小人也于此察之十得八九此數語

可爲千古知人擧士之龟鑑

預備倉

募民積貯之法與其懸爵以招來毋寧降勅以奬勵盖國家旣無濫予名器之弊而民間原有競趨綸綍之榮明正統間令天下州縣各置預備倉簞民自能出粟佐官者旌之于是急公好義者競起如吾鄉吉安一郡遂有周怡等十二人各出粟二千石入官備賑俱勅旌義民遣使詣其家勞以羊酒蠲其徭役怡等赴闕謝各建勅書樓修上賜焉

一郡如此天下可知此法可永行之不變

貪甚於酷

古今治平之有待皆由貪墨之未除黄海岸先生嘗曰貪吏之害比酷吏尤甚酷吏威福自侈然意在尊主庇民鋤豪滑植善良未嘗有私於巳若貪吏谿壑無厭必取盈而後巳雖頻逮其父母典鬻其妻子而不顧是酷之害止及人一身而貪之害遂中人一家也且大貪之夫未有不大酷者葢惟酷始能濟貪昔高帝待羣臣之禄養甚優而懲貪

吏之處分尤重故皆矜名節遠脂膏神宗之季惟孳孳以利爲言雖天下財賄盡入內帑自謂千萬世不匱矣豈知宴駕甫數年逆闖出而蕩然無遺大命中隕蓋盈虛聚散乃天道之本然而專利封殖亦鬼神所深惡朝廷尚如此況仕宦乎聞者服其名言

諫官宜用新

夏貴溪爲黃門時嘗奏國家舊制給事中缺止於進士年三十上者選補弘治間始兼選行愽正德

間始兼選推知正德末始盡廢進士考選之例葢
中大臣陰爲沮止輒以未經世故爲言夫古之人
固有未嘗徒勞州縣而經綸素具又有致身台輔
而功名又損於治郡人品才器不可一律拘也況
朝廷設立言官當取其風裁不當取其德量當取
其戇直不當取其疏通當取其廊廟珪璋之度不
當取其簿書鹽米之能若徒以老成諳練是不過
欲得脂韋妳阿愛身固祿之流利其不爲已害而
已此等議論最通達有識諫官宜用新郎君選補

或取其學古既深涉世尚淺自然知無不言有一番進自再但未嘗作何考選法若試策論恐涉勦習若用保舉恐有貪緣朝廷立一法往往因而影射者衆真是難得萬全也但就二法較之還是試策論爲優蓋言官職言始以言舉後立不言之罰中間徐察其所言爲公爲私爲義爲利于以備蓄進到之器或者抜十得五乎

三事爲先

司馬溫公論擇言官當以三事爲先第一不愛富

貴次重惜名節次曉知治體愚謂不特言官凡大小臣工皆然人能輕富貴重名節則大本立而又曉知治體則大用全即以倡率百寮調元贊化何所不可耶

翰林職諫

古者諫無專職即有明二百餘年直言敢諫多出翰林文學之臣而臺垣不逮焉士苟有志當世何官不可建白不必分衙門也況翰林職在論思豈僅習文墨備顧問而已亦爲其身列侍從常近天

頗得以從容入告知無不言況翰林讀秘書久古今事理同異政治升降損益之故商確有素考訂必詳遇事納誨自然有裨聖政之萬一古者左右史紀言動諫必不專重記注上世竟設官之意重其就記注之中得以科言動之闕經筵日講亦然進講經史之外凡往昔善敗時政得失民間疾苦並許切實敷陳賜坐賜茶雍容獻替爲翰林者不必盡拘科目宜妙選天下學行之士厚祿儲養寬其體貌俾得盡言居是職者務敦有用之學凡所

陳說恐明白簡當準情酌理鑿鑿可行切勿粉飾虛文言遠情近更不可毛舉細事妄效蟬噪取人主厭聽須以鳳凰池上客作朝陽鳴鳳庶得之耳

會議

翰林衙門何以不與會議豈職掌文學不欲其分心政務耶抑果文學政事可判而爲二耶此例相沿已久似宜稍爲損益昔吾鄉李孝廉鼎有論會議一條最爲詳覈其畧謂朝廷有大黜陟大舉動則事下公卿臺省雜議然而上不煩宰相下不及

部屬以下者過也上不煩宰相則聽者之道未弘
下不及部屬則言者之路未廣故人不得吐其胸
中之蘊發憤于君父之前請自今會議之先一日
省諸公集議於省而粗取成於都諫焉臺諸公集
議於臺而粗取成於中丞焉九列諸公集議於其
曹而粗取成於曹長焉明日冠屨畢集部屬以下
有言欲吐者先白於其曹長亦得置身班行元老
碩輔儼然臨之觀其言察其色言者無猾詞聽者
無隱聽申之以先代舊章揆之以當今事勢辯難

往復不厭再三則人人皆得竭慮盡忠以自效詎不亦熙朝盛事哉張新建讀其書歎爲讜論由此推之是會議更當合大小羣工又不僅翰林一官已也部屬以下皆置身班行此法最妙不惟能盡衆謀之謀議亦且令筮仕卑位諸人皆得以次練習政務諳識國典其於造就人才之道亦寓是矣

君相之學與士庶不同

唐文宗博覽羣書一日御延英殿問鹿鳴食野之苹苹是何草宰相楊珏楊嗣復陳夷行相顧未對

珏曰臣按爾雅苹是藾蕭文宗曰朕看毛疏葉圓花白似非藾蕭又一日問古詩輕衫襯跳脫跳脫是何物宰臣未對文宗曰卽今之腕釧也眞誥言安妃有斲粟金跳脫是臂飾論者謂延英爲聽政之地宰相乃輔治之人天下肥瘠國本是非經史大意所宜咨訪似不必效諸生家拈一二僻事自矜博洽也且宰臣代天理物欲其資心治體通達古今亦不宜窮以記問之學令其疲神雜覽便置調燮于不問矣唐德之不競有以哉

唐宣宗寵遇令狐綯

唐宣宗仄席訪賢令狐綯自吳興守授司勳郎未居內署便以爲有宰輔才一夕寓直忽名至榻前命坐從容問鄉來自江表彼中吏民安否郡守字人求瘼之道如何且曰朕思四海九州雖明君不能獨理常須良弼邇來竊窺朝廷皆未觀其忠赤遂目御以玉杯斟酒賜之指案上書兩卷乃金鏡及尚書禹謨因命誦金鏡一二條綯跪誦至亂未嘗不任不肖理未嘗不任忠良任忠賢則享天下

之福任不肖則受天下之禍亟止之曰朕毎讀此未嘗不三復又曰任賢勿二去邪勿疑欲致昇平當用此言為首綯抃舞稱謝宣宗竚立久之命中使撤金蓮葉炬送學士歸院院吏望見以為天子來及綯至皆驚自是注意益深歲餘遂相蓋自郡守至台鉉首尾纔二載云

撤禁中蓮燭送歸院惟唐令狐綯宋蘇長公二學士而已兩公可謂遭逢之盛宣宗指任賢勿貳兩語謂綯曰欲致昇平當用此言為首天津

橋上老人指裴晉公相語曰欲天下太平會須此人作相二事語氣相類正可參觀益知賢在任賢之先而致君在得君之後日明日斷天啓之矣

文人口筆輕薄

文人口筆輕薄自古已然如杜審言臨終語儕輩云吾爲造化小兒所苦呼造化作小兒近萬茂先徵君寄人全城守詩末云汾陽應自笑雎陽只願句意尖新不諷詞理已謬皆是文人輕薄處所謂

只圖文字好看不管墮拔舌地獄也微論其人偶全尤邑較汾陽功業蟻封泰岱懸隔霄壤比擬不倫即以古事論古人各行其是易地皆然汾陽可爲睢陽睢陽未始不可爲汾陽也必若此詩則禹稷之平治必將笑顏子爲偸父顏子之固窮樂道必反笑禹稷爲求富貴利達矣有是理乎

睢陽大節

睢陽閉城堅守糧盡至軍民相食無一叛志先儒已有議其似涉殘忍者然亦其時地爲之非有意

驅民而殺之也况安賊不仁屡肆屠戮安知其不殲於既降之後死于賊死于義一也而邪正天壤矣獨明靖難間方齊諸君子一身全節具罹十族之誅誅逾慘而罵逾張是不可殲未免已甚當時獨不可稍以情義婉曲動太宗乎陳宮對曹操曰以孝治天下者不絕人之親老母之存亡在明公不在宮也又曰以仁治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之存亡在明公不在宮也更覺得從容有體可爲千古死難者法

子房古之儒者

程子曰張子房有儒者風羅景綸曰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非儒也愚謂吾儒所爭只在義利二字君子喻於義故曰女爲君子儒易云知幾其神能知義與知幾則非儒而亦儒矣矧子房學識卻非任俠與策士家所能望其肩項景綸又謂早年似荆軻晚年似魯仲連其實子房與軻連迥雖似而實不同軻一鼓作氣不能保其腰領仲連義不帝秦其節甚高但恐亦未必能有爲子

房憐淚一擊鴻飛冥冥至使強秦之威不能下行一士末乃功成身退托仙家泡幻以神其可聞不可見可仰不可攀之節如神龍不能測其首尾通天地人之謂儒子房其真古之儒者哉

宇宙缺陷原多 二則

宇宙間缺陷原多非此不成天地語云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言人無二三又云好書讀易盡可人期不來友是推之則穢雜之書偏多不逮之客日至又可知矣不惟是也古今來多少明心見性經

天緯地諸著作或厄于穷或燬于火曾不得一録板流傳而開文淚壘充塞黄河决口者或一刻再刻災梨禍棗工良楷精如法書內本一般五倫中規禮準義者或倏聚即散而操戈證羊之奸偏如巨石大木推轉不動惟達觀者知之總付一數極之古來治少亂多君子少小人多亦是天地大缺陷處大賢有挽回氣運之學小賢須盡其樂天知命之功遭晚季則謹身於無過而遇明盛須發奮以有爲然則處今日而不能致君澤民以一夫

不獲爲已任者其亦甚負此
堯舜之聖時矣

江外人

晏元獻公七歲時以神童名試冦萊公曰某江外人若以地輕之也眞宗曰張九齡非江外人耶言地不足以限人也試之賦題會私習公請更焉時已與其不欺賦旣成文采遒美眞宗益加敬愛後公爲仁宗朝賢相文章勛業並不減于曲江江外人之不可輕視也如是

政以恤農爲先

崇禎末耕籍禮成蔣晉江在内閣請亦減餉恤民謂頻年旱蝗百姓父子相食死且不顧何處尋牛問種是不能農也三餉疊徵纔一舉趾胥皂催呼蝟集誰不望而卻走是不敢農也富者逐末爲利貧者充兵爲利甚而投賊爲利而最窮最苦者莫如農亦何利而必爲農乎是不肯農也此語曲肖晩季情形四民中惟農爲苦自承平時已然至軍興則不堪命矣充兵爲利始焉不肯農繼且助盜

而虐農農一而賊農農者什伯千萬農苦至此尚忍言哉無農何有民無民何有國聖王知之是故國以重農爲本政以恤農爲先

消天變

問天變如何消弭晉江對曰只在百姓身上救得百姓一分即消得天變一分此眞宰相之言與泰誓天民視聽同意惜遁末造不得竟其志可惜也

矯弊不必太甚

當事不可太執矯弊不必太甚惟平心靜氣以潛

移默化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國家無不可釐之奸矣嘉善錢相國士升有曰秦亡於孤立漢矯之盡封諸王而卒釀六國之憂宋亂于熙豐元祐矯之盡更新法而竟成紹聖之禍此爲通變識時之論

保富

周禮荒政十二一曰保富蓋都邑有富家亦窮民衣食之源也當青黃不接時出毋錢以貸佃戶而狡猾之徒不得重息乘民之急且其用物也宏凡

養生送死賓客遊覩之費工師力役胥仰給焉地方水旱有司令出錢儲粟平價均糶以濟饑荒一遇寇警則令率集庄客家丁繕器械助城守扞禦之用即因糧輸餉亦惟富民爲多故富家者不獨小民倚以爲命亦國家元氣所關也明楊繼宗爲太守喜保全殷實郡民有懷悅者家富多貲行繼宗每護持之既滿去悅子生員沐送至姑蘇公諭之曰財者累也我去汝家亦自此多事矣汝當築勵持門戶既被罪事所誣家果落後世士大夫自

鎮巡監司下逮守令不知保富之道不肖者搜括分肥敲脂剔髓其賢者又或故爲摧抑于是無賴亡命之徒媒揑短長捃拾莫須有事以相率而與富家爲難是使海內縉紳豪右富商巨室不盡化爲窮民不止豈不謬哉

詞訟隨到隨結

自舖堂掛審以至行杖何處無鼠狐作祟自抄狀買差以至發落何時非阿堵公行此先輩邪幼文極陳詞訟苦累之疏內語也可謂切中事情然則

欲爲良有司亦惟端本澄源使民無訟否亦片言立剖隨到隨結不使吏胥輩得因緣爲奸可耳

需索騷擾二獘

幼文先生按蘇松又陳有司需索富戶憲差騷擾地方二獘一言有司或托漸漕或借急餉飛券分投名帖蹕至稍有遲滯禍患立生無干犯之罪怨而破家擁居積之貲茍保旦夕但見有借無償何異掾刀行刼且豪強借徑逋開纖夫饋遺求免遂使居閒判貧富於舌尖奸胥操盈縮於掌上民閒

有限錙銖何堪層累朘削一言督餉催漕胥差四出刑車蜂擁叱辱橫加一役方來全家盡駭頂首日聖買牌價高索賄輒云百千帶差動至十數曲直未判家已磬懸訴狀方投催差復到皆洞矚民間疾痛吳人至今傳誦之

破格用人

崇禎間流寇大起懷宗思破格用人吏道益雜究於國事無補熊御史汝霖疏言破格不如循常聽薦不如採實又陳用將之失言閫外無一殺賊之

兵由貢中無一馭兵之將並切中當日情形黃石齋疏叅楊嗣昌奪情亦云朝廷即甚乏人何至破格以奉不祥之人然則國家破格用人益未可輕言也

縉紳居鄉宜清謹

崇禎十二年磔鄭鄤於市鄤有文名初選庶常著直諫聲巨公文震孟黃道周皆與之遊論者謂當事欲借鄤傾文黃識敗逾重而鄤居鄉多不法遂罹慘禍然則縉紳在里門當凜持雅操平易待人

敬事父母公祖官勿倚勢凌鑠鄉黨非但市譽國以遠禍也

督撫須先極廉

崇禎十五年召廷臣問督撫之宜劉念臺先生時在總憲對曰使貪使詐此最誤事爲督撫者須先極廉至哉斯言督撫廉則其下莫敢不廉所謂表正則影隨也

宰相須親正人

周宜興之再召也張天如馬君常兩先生並在㢘

常援舊社之誼屢以公論感動之故其舉措盡反前事向所排抑更接進焉懷宗亦虛己以聽黃漳海賜環宜興諷諫之力爲多及張殁馬遠權勢亦不入都左右皆吳昌時輩以至于敗然則宰相須交接正人聽信正言彼輔翼匡救之功曷可少哉

濟農倉

宣德八年周文襄公以侍郎巡按南直始奏定濟農倉之法先是南畿諸郡蘇州田稅最重而松常次之貧民輸官及耕作多舉債富家而倍其息至

傾產鬻子女不足償于是民益逃亡租賦益虧公至憂民疾苦思所以濟之會壬子秋稔朝廷命下又許以官鈔平糴且勸儲積以待賑乃與蘇守況鍾松守趙豫常守莫愚協謀力行蘇州得米三十萬石松常有差分貯各縣名其倉曰濟農舊例各郡秋糧當輸者糧長里胥多厚取于民而不即輸官逃負累歲公欲盡革其弊乃立法于水次置場擇人總收而發運焉細民徑自送場不入里胥手視舊所費減三之一又三郡當運糧一百萬貯南

京倉以給北京軍職月俸計其耗費每月六斗至一石公與鍾等謀曰彼能于南京受俸獨不可受于此乎既免勞民且省費六十萬石以入濟農倉農無患矣皆曰善遂請于朝而蘇州得米四十餘萬益以各場所積之羸及前平糴所儲凡六十餘萬有奇松常二郡次之公曰是不獨濟農凡運輸有欠失者亦于此給借賠納秋成還官若民夫修濬圩岸河道之食者皆計口給之如是則免舉債以利豪家田畝治賦稅足矣是冬朝京師具以聞

朝廷皆從之于是令諸縣各立濟農倉擇縣官廉
公有威與民之賢者掌其籍司其出納每歲秋時
之際于中下二等戶內驗其種田多寡每家給二
石一齊給之秋成償官凡條約皆公親爲規畫俾
共遵守明年江南又大旱令所屬大發倉廩以賑
貸之而民不知饑

中夜對客偶然舉此以見前輩立一法其綜覈
精詳類然故直抄本事不敢旁流隻詞也後人
師其意不泥其迹損之益之神而明之則其法

可千百世行之耳事有便于民生便于國家者不避怨不辭難身任焉可也

儒者須通兵法

嘉靖間聶雙江爲本兵上言唐臣陸贄謂中國與邊外各有所長不可勉於所短而敵其長宜用所長以乘其短是以脩封疆守要害塹蹊隧虯軍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以足力練卒以謍威寇小至則遏其衝大至則邀其歸據險乘之多方誤之使其勇無所施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

驕或尾其犄比之運有足之城壘不飼之馬立論最爲警切其經畧宣府參酌古制造車八百餘輛有曰虎尾砲者置車廂角柱上隨向可移擊有曰將軍砲者置車廂中候敵衝突酌量擊之所向有功俞大猷爲將亦尚車戰言古人置守曰軍曰陣曰轅之類無不用車者馬隆依八陣作偏廂車偏扁也詩曰小戎俴收即車之扁小者淺而收之也蓋取任載不多而得便捷之用火器衣糧之屬皆可載往大猷又爲總督李文進制獨輪車可推挽

上下强弩神銃擊堅及遠簞弗能盾敵弓矢弗能及也文進試之用數十輛步騎數百人挫敵數萬以其制聞於朝乃置兵車營時交人驅象以戰大敗又言禦象之法當用戰車接戰之法合作長矛凡給軍米以斗五升一包十日一給崎嶇峻嶺之地列軍傳接如猴所爲名曰猴傳並稱良法焉明中葉翁萬達議河套有曰我勞而往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彼騎遍野一呼而集綴行則其脩益嚴疾趨則輜重在後小有得利歸途尚艱錙

導偶失全軍危矣時服其洞悉利害然則反客爲主以逸代勞強弩勝其弓矢火器催其堅銳虎乂制其環刀矛車御其衝突舍車戰也何由

鴛鴦陣

獨輪車南邈亦可用若葅澤之地軍多走險宜倣戚繼光鴛鴦陣陣十有二人以隊長前次夾盾次夾枝兵次四人夾矛次夾短兵樵蘇居後其節短其分數明其步伐合地宜其器互相鬬

政事可以及物

張芸叟云頃遊京師嘗聽温公荆公之論于行義文史爲多惟歐陽公多談吏事余言學者見公莫不欲聞道德文章先生何教人吏事公曰吾于時才與日臨事自知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方壯年未厭學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無有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違法狥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夷陵荒遠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時蘇明允父子亦在

共聞斯語莫不歎服若叟之言如此由此觀之彼有視州邑爲俗吏鄙簿書爲具文專務逢迎希圖捷徑以迷狖淸華者不皆爲公之罪人哉而文學潤身政事及物二語其爲千古至言又不待言矣至後嶺之乖錯種種違法害義從古已然使歐公生今日其歎息宜何如也李方叔有贈汝州守詩云安得吾皇四百州皆如此邦二千石愚謂今日安得遇事不敢忽如公十數輩周覽大郡敬愼民情以仰副

聖天子至公至明至仁之盛心其于治化或非小補

諸生至官無跪禮

李空同視學江西謁總制陳金與約曰公奉勑治軍某奉勑治諸生亡涉也凡諸生有事至官率破例左右之令謁巡按御史長揖毋得跪今西江士率多護身自愛無奔競長官者有不得已對簿輒立語于庭雖隸胥呵責勿屈也其先生之風教所激昂者遠耶御史貴倨矣猶令長揖監司以下可知或守令輒欲呼諸生階前而跪之士氣于焉益

廉是亦使者之責也

朱勔勞民進奉

泊宅編宋人方勺撰　紀崇觀以來天下珍異悉歸禁中四方梯航殆無虛日大則寵以爵祿其次錫賚稱是宣和五年平江府朱勔造巨艦載太湖石一塊至京蹩城壞橋以千人舁進是日役夫各賜銀椀并官其四僕皆承節郎及金帶勔遂為威遠節度使而封石為磐固侯盬官縣安國寺雙檜唐聆悟空手植勔亦遣使臣李璹取以供進大者由海道

舟遇風濤檣皆碎折小者自漕路入旣獻纔轉二
官知縣鮑愼好賜緋論者謂石雖大不能鎭四海
之安檜雖古不能延八方之命貴此何用而竭民
力費貲財至以官賞下逮輿臺撅獲而取之耶名
器濫而進奉繁宋德之所以頓衰也書曰不寶遠
物又曰所寶惟賢有國家者盍其念諸

刑官宜忠厚

洪武間都御史詹徽袁泰並持法深刻後皆不得
其死刑部尚書唐鐸厚重愼密眷遇終其身此可

以觀天道矣緣泰皆名臣獨未讀于定國傳何也

葉伯巨萬言書一段

治天下則莫先正風俗欲正風俗則莫先使守令知所務欲守令知所務則莫先使風憲知所重欲風憲知所重則莫先朝廷知所尚朝廷之所尚則必以征賦期會獄訟簿書之不報爲可恕而以世俗流失弊敗爲不可不問

大僚須通上下之情

武王誥康叔云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

逵王惟邦君歸有光曰往者夏忠靖周文襄之在吳也入與天子唯議殿廷出與小民從容問疑以求其瘼如家人父子而後天下之人知朝廷之近而天子之親也是則介君民之重通上下之情民隱得以時聞恩意得以下逮合敬元后媚庶人之誼於一身者端在督撫大僚次則方岳廉使而已於音烏責綦鉅哉

舟諭

湛若水疏有云天下一大舟也人主一心舟之柁

也公卿賢士輔導之臣運籌指方舟之長年三老也百僚宣力爲師榜人爲之左右也內臣外戚附舟之人也天下民庶貿遷邦本君之寶貨也附舟之人與寶貨之利害在舟舟之安危在柁柁之弛張在長年三老之操縱而篙師宣力與否也舟危則凡在舟者無不危恃寵壞法以敗人國家如同舟之人鑿舟而破之自以爲安鮮不先溺

經筵諸疏

楊守陳以經筵禮法峻整蚤朝侍衛森嚴難盡羣

下之情習國家之務請經筵之外更開小經筵以講學早朝之外更御午朝以聽政庶賢才常集于目前視聽不偏于左右陸深以經筵輔養君德乃其首務乞容臣等各陳所見自訓詁演釋而外凡天下大政事大利弊皆得依經比義條列敷奏庶幾九卿百司有行之而不能盡給事御史有知之而不敢言司府州縣有負之而不能達者皆得以次上聞則聖聰日啟聖學日邃劉定之請經筵進講經史宜善惡兼觀則于君也既知禹湯文武所

以與又知桀紂幽厲所以替趨避審矣于臣也旣知有蕭曹房杜之良又知有林甫國忠之奸用舍當矣于內臣也旣知呂强張承業之忠又知仇士良陳弘志之惡操柄定矣若徒誦善若彌避惡若諱是猶恐道路之有陷阱閉目不視恐魚肉之有餒腐擁鼻不嗅其不至誤食而嘔蹎行而躓者幾希

經史進講不惟善惡參覩尤當興亡並見葢人主尊居九重時有歷代亂亡之鑒入於聽聞則

思天位維艱覆墜甚易自然兢兢業業不敢荒寧儆天勤民之念由之而生譬諸紈袴子弟日有人說高門世閥倏為窮坻即有觸于富貴難恃分外警醒起來非甚不肖決不至荒淫後肆趨于大壞極敗之地也不然諂臣媚子惟務逢迎不曰祈命萬全即曰百年長保久之入耳甚熟彼亦相忘以為固然雖有賢哲自鏡則昏雖有忠告無從而入世祿之胄敗不旋踵良由不知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若燎毛故耳所

謂草野之民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然則當承平之日喜聞殷鑒不避忌諱是在人主之寛其斧鉞誘使直陳而已

劉胡二先正

劉忠宣公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又云守身如女愛民若子胡公世寧立談似結舌論事若懸河又云疾惡如讐好善猶已此先正兩幅小影也千載神情呼之欲出直須鑄金作像朝夕頂禮如李洞之慕浪仙時時念賈島佛可耳

两文貞公語

徐華亭懸直廬云威福歸主上政務歸諸司用舍刑賞歸公論三語殊得宰相之體然不若楊文貞曰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便是聖賢氣象覺蕭曹房杜不能為此言也

華亭語中三歸字余拈出謂友人曰管氏有三歸此亦徐公三歸也蓋天地間故事正如春花秋月日出日新若藏弘齡以四知稱林鏐慁以三歸屬華亭皆點化古人成文詞同旨異並可

入世說新語也愚嘗病明朝一代事類尚無全書欲搜考三百年大小典故及各家雜記爲明事類纂一書以附唐宋諸類書之後將來若成或亦足備好古博覽者之一助云四知故事見後雜譚類世貴一條內

妙貫堂餘譚卷二

新建裘君弘任遠甫著
弟應時春及氏
從子曰菊谷年 錄

評學類 評經附內

轉高轉細

祝枝山與唐六如書云萬物轉高轉細未聞華峰可建都聚此語煞有味轉高轉細四字是見道之言覺千古堂堂之張行行之路都被此四字斷煞

了

文人宜敦厚道

文人最宜敦厚道不可有忌嫉念頭或肆意傲物亦足損人器識李空同過魏交論學因問生平病痛交語以公才甚高但虛志與憍氣害道之甚者也空同喟然曰吾早見公二十年有此哉夫高才博學如北地尚有此病何況吾輩切須時時檢點不可墮俗下惡習昔萬茂先徵君雅負大才然志在獎來學抑薄俗即緇素童孺之長一技一韻必

令其聞於人人而後快以是名益重譚友夏謂如是則尤文士所難

科舉上更有學

鄉先輩劉觀嘗語學者曰小學一書是教人做人樣子到老須以此立脚又曰吳文正公云一舉作狀元便謂事業了當者鄙人也斯誠雄論又曰吾幼見青紫赫奕知進士之貴極慕爲科舉之學既卧病京師讀儒先性理書乃知科舉上更有此學又極慕爲之今姝覺進士非貴也余嘗笑謂劉先

生此語特宜出自前輩若出之吾黨恐未免爲自巳解嘲所謂斯言也自母出之不害爲賢母自婦出之則不免爲妬婦然論窮達不易的道理實實科舉上更有學徵特進士非貴則位登卿相又待何如

文多不若質勝

覻人大抵徵名不如考實做人大抵文多不若質勝質勝之人不特沉毅有爲抑且簡靜載福明許冢宰進爲一代名臣一日鄉耆艾問曰公昔爲士

朴眞而已何仕而功之偉也公曰吾亦以朴眞仕劉文靖公初在翰林閉戶讀書人謂木強人而已既入閣練習國體敢於任事稱經世才考許一門至貴而劉壽九十三完名盛福古今罕比亦簡重載福之一徵也

歐公謙厚

梅宛陵蘇滄浪以詩齊名歐公號曰蘇梅公嘗有水谷夜行詩備述二家詩體之異然公尤時時稱聖俞不置其傾服似在滄浪之上乃滄浪嘗曰吾

不幸爲字人以比周越作詩人以比梅堯臣是反若不屑與宛陵同稱者子美豪放抑亦可見石守道作三豪詩謂曼卿豪於詩杜默豪於歌永叔豪於文説者謂默之歌豈可與歐公比而公不以爲嫌且贈默詩云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反若以比譽太過似爲守道諱者其謙厚可謂至矣較之滄浪云云其意象辭氣之間相距宜何如耶夫子美之才或不減歐公而年與位俱不足公文章固不待言而勳業名爵冠於一時蓋豪放者露才而

謙厚者載福道固然也

姑蘇開府東偏即滄浪亭故址今中丞商丘宋公移撫三吳政成之暇葺而新之公餘觴咏更採傳記詩歌爲滄浪小志二卷吳中士大夫競賦其事西堂尤太史侗詩云寄謝使君眞好事緜津嘗與滄浪傳然余考子美文行亦嘗讀緜津詩集見公詩文誠與子美後先一轍其文采風流亦與江山先哲同其不磨若其勛德名爵過長史遠甚而公滄浪亭詩乃云緜津滄浪忽

對舉西堂意厚語則偏亦若以比譽太過似不欲當者與歐陽贈石守道詩同一謙厚之意固知風雅鉅公一種虛懷若谷其意象詞氣之間千載而上千載而下不啻若符節之合也彼妄自張大者可以媿矣

改過貴速貴力

改過貴速貴力大集經云如百年垢衣可于一日浣令鮮潔力與速之謂也若徒生懺悔心不能痛滌前非迅圖退補微特因循二字擔悞一生竊恐

悔後之懲律以聖典與忕終故殺同例其害德傷義也實甚省身者各宜知之

風水年月之謬

南俗酷信風水又拘牽年月諺云江南無大地只要年月利遂有揀時待日暴露荒郊或停柩家堂至遭水火盜賊遺棄骨殖而不顧者粵人呂才序葬經有云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

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據經斷理確然有識之謂足破世俗疑謬

通經　二則

觀呂傳士所序葬經援引春秋禮記明白簡易鑿鑿折衷令賢愚見者無不豁然可知天地間道理具在五經特學者自不看透耳漢取士必曰經明行脩明經尚在脩行上可見經學是要緊的故曰

經術以經世也明太祖有事圜丘詞臣進祝文用予及我怨讁之桂彥良進曰予小子履湯告于郊我將我享武歌于廟以古律今未足非也太祖稱善者再然卻都是眼前道理口頭說話人家在童子塾中便已讀過臨事絕無有能舉而引伸其義者固知平日讀經時俱草草作閒文混過可惜也本朝制科悉仍前代帖括經書互用須又五經兼舉仰窺

大聖人崇儒術重經學至意但我輩家脩廷獻務宜

潛心研究凡一字一句俱不可模糊看過須要反身切已推廣擴充體之於倫常達之于政事有本有末有體有用方算得是箇通經之儒即就文義揣摩亦必如杜預所云優而柔之使自得之饜而飫之使自趣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無歷覽剽掠章句以爲梯榮獵名之具庶不負

聖天子設科造士之盛典云

病經

雕蟲小技往往病經在漢末已有之蔡中郎上封事言書畫詞賦才之小者匡國治政未有其能陛下遊意篇章聊代博奕非以爲教化取士之本也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器皆見拜擢雖復收改益爾時風氣已如此下至六朝則淫濫極矣其文字之一厄乎聊代博奕四字特妙蓋以之爲遊戲其則可以之勞神役精奉爲正務則人不可耳

君嘗疑韓子堯以是傳之舜等語劈空超忽不知聖聖相傳是甚麼竊恐難窺及讀董氏鼎論書經謂危微精一開知行之端主善協一示博約之義務學則說命其入道之門爲治則洪範其經世之要乃知四子學問原本尚書而孟氏所云見知聞知亘古亘今總是這一箇道理

人才隱約時殊難物色

睢州田梁紫蘭芳宿儒也嘗述其八試棘院每試凡三入每入聯號坐者率四十有奇計所值蓋千人

其他遇聚遊驅與夫逆旅暫憩復不下千人覩其容止聽其言論大抵庸瑣猥陋卒無一胸襟開拓志氣激昂者言雖少過然亦足爲吾輩鍼砭至計朝廷三年一開科自始迄至卒事一切營繕廩餼賓享賜予諸稞費陶鑄一人成約耗盈千不知朝廷以千金易一庸瑣猥陋之物何用私心竊厭爲追溯致此之由蓋術藝庠序無善教父兄師友少嚴訓故也此則喫緊探本之論但人才十分難得養之百年然後可用之一日而士當隱約時物色

亦頗未易常有困頓諸生言動不踰中人及其遭時奮起豎廷儘有可觀一則藏器難窺一則時至自不同殊未可常情辦識也裴晉公在天津橋上龍鍾光景自已殊覺可疑何况儕輩特不嚮范文正公微疹才時其氣象果是何如

士必晚成

惻季文文肅公震孟劉文烈公理順兩先生皆以千上春官始登上第後並爲天地間有數人物可見士必經磨錬方成大器區區一蹶自阻者乃蒲

柳之資耳余丁丑庚辰两闈幾得而失皆受同考
老師特達之知丁爲江陰楊賓賢先生庚爲同安
陳宜亭先生楊師批卷有膂旣央矣惜乃不能成
寐因詠詩曰曉獲成良實願若且安寧之語陳師
批卷有磨礪以須可耳勿以一蹶自阻之語两夫
子期㥯良深余才旣疎庸年序尚淺何敢妄比文
劉两先生然知己之言敬佩無斁又際
石文盛代與文劉所處之時不同用日夕策勵思免
愧負固亦不敢自墮其不在温飽之志也

爲學須喫辛苦

學者靠姿性聰明最是壞事每見人家好姿性子弟後來無成者甚多蓋緣恃自已聰明不肯認眞下苦工夫或怡情風月或涉獵聲華甚者驕樂偷惰蔑所不至倒不如樸實愿慤者步步行將去脚踏硬地自然以魯得之故朱子云爲學須喫辛苦若姿性好者卻不恃自已姿性卻能件件喫苦則其成就便比樸實愿慤一流又高數層

經無所不通

永樂間學士王達侍皇太子進講乾九四爻舉備
貳爲說名楊東里問曰經旨恐無此達不答訊否
對曰講臣非正道不陳豈敢答訊此宋儒胡瑗說
也太子曰常人得此爻亦舉是耶對曰殿下此問
最好程子云凡卦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
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青
宮遂悅按東里引程子語爲對固屬善導其君然
亦寶是通經之論非特易也六經皆然凡理路有
不可通處必非經說經有不可通處必非通經之

儒也東里通經術若此其爲名字相宜哉

陳鍔說四書別見

宋羅源陳氏鍔說四書多有別見謂論語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等節皆是古語故下以子曰字承之乃孔子因此語有所感發故爲是說弟子因而併記之耳又以是義例推廣之因斷德行顏淵一節通下子曰回也非助我云云

子曰孝哉閔子騫云云宜是一章蓋當時孔門中有此四科之目弟子記之因而記孔子所言顏閔於後以見顏閔所以列于德行爲四科之首者如此又柴也愚云云合下子曰庶乎二節當是一章蓋愚魯辟喭必當時有此品論記者因併記夫子論回賜亦與上記顏閔同意如記逸民即繼以子曰不降云云文勢正是一類若以始語無子曰字遂將四科連上從我陳蔡爲一章則柴也愚云云當附冉求聚斂之下而逸民者又當與荷篠丈人

併而爲一也可乎此章句之別也謂孟子莊暴章好樂樂字皆是歡樂之樂世誤讀爲禮樂之樂與賢者亦樂此乎賢者亦有此樂乎二處樂字之義相同所言皆王行樂豈暇論禮樂哉鼓樂田獵所以爲樂者也通章惟鼓樂嘗爲禮樂之樂其他獨樂樂等字皆悅樂之樂不然方言禮樂而又及田獵無乃非類此字義之別也又謂中庸蒲盧非蒲葦乃蜾類細腰曰蒲故細腰土蜂亦謂之蒲盧因詳引爾雅及本草所釋証之又謂楚孝章春秋以

下一段恐是漢儒雜記或因上文論武周遂附于此非孔子意也中庸本四十九篇今一篇獨存恐非全書又謂古字多借用如上論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觀過斯知仁矣井有仁焉此數仁字皆當作人蓋是假借用之而學者以其字之爲仁也多曲折爲之解云云皆屬有斷制之論偶然拈出以倘㒓書別一則亦與廣後學思路以見凡讀古人書皆當參活義勿輙死古人句下有如此也獨其論貨殖爲譬喻言夫子以子貢學道不能虛中

如人之貨殖無所不有竊恐未必然

或問曾子何以不入四科余考史記曾子少夫子四十餘歲四科品目其曾子未及門時事耶三處仁字今惟井有仁焉之仁註作人其實皆當作人若孝弟章作爲人之本尤與章首其爲人也孝弟意相照應迹君子務本義亦透竟是正解也再姚令威名寬宋人西溪叢語以易遯卦肥遯無不利當是飛遁訓云遁而能飛吉孰大焉引張平子思元賦曹子建七啓二處俱言飛遁

爲證以論語觚不觚觚當是木簡乃學書記事之牘削木爲之四面有稜引太平御覽云孔子曰削觚而志有所念觚不時成故曰觚哉觚哉觚小器耳心不專一尚不時成況大事乎以孟子爲不若是恝恝當是忿字引許氏說文孟子言孝子之心不若是忿忿音呼介切訓忽也許氏纂集古文引用孟子以恝爲忿恐當爲正而曾南豐跋卧禪師淨土堂碑銘謂虞夏之世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曁聲教是以聲教二

字連上溯南暨爲句矣已上數條皆經書音訓句讀之別可以資愽識并拈出之許叔重在東漢去古未遠而說文引用經傳多與今文不同如論語荷蕢爲荷臾褻裘爲話衣又有路子之足一句孟子源源而來爲謜謜接淅爲滰淅他書稱是故知古文之不見于今也多矣

南豐跋周府君碑陰謂碑內曲江字皆作曲紅而蒼江及江夏字亦作紅蓋古字通用是則假借用字在後漢時猶爾不獨五經四書也

姚令威解詩木瓜之非

詩投我以木瓜箋曰木瓜楙木實如小瓜可食之木也姚令威乃謂是以木爲瓜爲桃爲李俗曰假果葢不可食不適用之物猶畫餅土飯之義耳投我以不可食不適用之物而我報之以瓊玉可貴之物則投我雖薄而我報之實厚詩人之意葢如此因辯初學記六帖果實門木瓜類俱引衛風爲誤余嘗笑云俗訛徽州人多鄙吝客筵中以木刻魚形浸以糟粕宛如糟魚欲備數欺客但不請

舉七耳今令咸如此解詩是木瓜之詐衛人已先爲之又不自木魚始矣解經穿鑿如孺子語殊可瞡然即欲發明薄來厚往之義然投果報珍何嘗不施者薄而報者厚耶

宗門統要載昌黎辨佛光事謬不足信

韓文公以諫佛骨得罪史傳及本集所載表文甚明而宗門統要乃謂公以辨佛光得罪云憲宗迎舍利大內供養夜放光明羣臣皆賀惟公不賀憲宗詰之公奏臣嘗看佛書見佛光非青黃赤白等

相此乃神龍護衛之光憲宗因問如何是佛光公無以對遂謫潮州是公不以闢佛得罪而反以通佛法不深得罪矣按公表內極斥佛不足信且欲投其骨于水火而原道篇亦云人其人火其書今若有神龍護衛之光則是愈彰佛之靈異公其肯爲此言乎禪家者流好張誕其事以惑世欺人類如此後又載公至潮州遇大顛和尚叅晝夜一百八公叅往復開示公始省悟則又援儒而入於釋矣其語類唐人小說尤不足信學者悞覽之下愼

無爲其所惑也

許劉二先生出處不同

許魯齋應召赴都謁文靖公劉因劉謂一聘而起毋乃太速乎曰不如此則道不行後劉以贊善大夫徵未幾辭去名集賢學士又不赴或問之曰不如此則道不尊二公出處不同要爲各有所見皆是也

士品貴眞

解學士云寧作瑕玉勿爲瑜石言士品貴眞也

學量

或謂量可學乎夏忠靖公曰其幼時有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之無矣又曰處有事如無事處大事如小事

羅文恭公爲己之學

羅念菴先生屡名不出碌僕江貽書勸爲先生答書有云若憐其早歲登第立朝再期枯槁山林不無可惜此則待之太卑吾儒名教真實在我外物奚與哉想見先生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氣象彼學

道半生胸中不能除狀元二字當居自待過卑耳殊不知性分上萬物皆備天爵之榮固勝卻人爵遠甚也

張文定公

張文定公邦奇刻意聞道惟時時發憤曰賴天之靈髫齔有聞頗毛種種未有所底人亦有言行遊屢稅胡然有迄是誰之咎歟是誰之咎歟公視楚學爲榜示諸生曰學不孔顏行不曾閔文如雄褒無益也

隨處體認天理

湛若水受學陳白沙拈隨處體認天理六字爲日用功課白沙曰此黎前循衛之學着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佳處

千載不朽

黄毅曰人生至公卿大都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可千載而不朽愚謂蘇子云無事此靜坐一日當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若爲公卿者又能立身行道則三四十年富貴功名千百世春秋竹

帛萃于一身較之一日當兩日其所得又何如耶有志勉旃堯舜君民孔顏師友皆分內事毋令道德爵祿之士判然兩途至各據其一以互爲軒輊也

定命之學

韓魏公曰天下事見得理是便做勿計生死禍福明周怡爲黃門彈劾無所畏避曰吾縱扁舟波濤中揚帆正舵是吾職事至其浮沉有不自我者二公皆能于定命上認得極眞故其所守如此

章楓山先生清節

章楓山以老乞休家窘尹旻慰留之曰君年四十有一耳不犯罷軟貪酷年老以何爲居曰古人正色立朝某可考罷軟古人一介不取某可考貪古人視民如傷某可考酷某年未艾鬢髮早斑可考老旻憮然驚歎楓山粹中貞恪表律天下通籍六十年立朝僅四十日城府不見其跡者四十年

楓山爲南祭酒作率南士開示近裏見若無奇至其論說理道探幽索隱經史儒書一舉成誦

時有論難若莛撞鐘天下古今事若身處分其
脣成然後知其于書無所不讀天下事無所不
理會也

妙貫堂餘譚卷二終